

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亮相张园纪念馆

历史建筑+展览+演出
在张园传奇中鉴往知来

本报记者 徐雪霏



【热点追踪】

沉浸式演绎展
让小洋楼“讲故事”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尤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59号的张园,始建于1915年,是清代湖北提督张彪所建的豪华宅院(原名露香园),因中国近代史上两位风云人物先后入住而声名远扬,一位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另一位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张园见证了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更见证了日军侵华的罪行以及军民共同抗日的热血,还见证了天津解放,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这座建筑在留下历史记忆的同时,也一遍遍地被历史重新定义,可谓“近代百年看天津,津门百年看张园”。

正是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这座古老的建筑总是吸引着一批批游客前来一探究竟,为了让游客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发生在天津的故事,此次天津张园纪念馆推出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展览突破了“展板+展品+解说员”的传统形式,融入演艺、氛围营造、科技及互动的手段,让历史鲜活起来,也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天津百年的风云变幻。



近日,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出品,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天津市演出公司制作的张园纪念馆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正式运营,一经开票便受到广泛关注,此次“十一”假期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边看边听边感受”的新奇观摩体验,让游客们在参观的同时,不仅能了解发生在这座建筑里的传奇故事,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来自上海的王女士儿时听家里的老人讲过张园的故事,一直对这里充满了好奇,这次“十一”假期便来到了天津,想要一睹小洋楼的风采:“我的姥姥曾在天津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她很喜欢这里的建筑,即使搬到了上海,也依然对天津这座城市念念不忘。在我小时候,她就经常对我讲起天津的小洋楼,讲起她漫步在天津的街道时看到的美丽景色,所以我很想找个机会来天津看一看。这次假期我便带上家人来到了天津,参观了姥姥口中提起的张园,观看了《津门往事》沉浸式演绎展,这样新奇的观展模式让我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天津的小洋楼文化。虽然姥姥已经不在,但是能代替她再次来到天津,看一看她喜欢的小洋楼,我很开心。”

《津门往事》导演李浩铭表示,通过《津门往事》沉浸式演绎展,希望不仅让观众、游客感受到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希望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游客融入文旅场景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张园纪念馆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宣传。

据李浩铭介绍,展览内容主要包括“帝国的黄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天津解放、百项第一”五个部分。通过从主楼到副楼的移步换景,两大空间实景还原历史风貌,五名演员以小人物的视角,带领观众重回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岁月。

展览的第一站,也是故事的开始,讲解员化身一变成为“天津西关街鬼市”的神秘摊主,通过一场古董交易,牵扯出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逃到天津居住在张园,游客及观众随着讲解员游走于纪念馆,伴随讲解和演绎开启一场历史文化之旅:看清朝的衰败覆灭;感受辛亥革命打开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和五四热血青年高呼爱国口号,点燃心中爱国激情的永恒火焰;潜伏进敌人内部,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夺取敌军防御工事图,帮人民解放军29小时解放天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朴实无华的“婚房”中,细数近百年来,天津多个第一。

鸡鸣破晓,惊掠旧时王朝的残梦;千针万线,勾勒历史华裳的丝缕。风云激荡,市井百态;斯事已矣,余韵叹。抗争、改革、建设,不破不立,是大环境的时代变迁,无数历史选择的交汇;沉浸、体验、思考,抚今追昔,是当代人理性与感性的出口,在一场沉浸式演出中鉴往知来,所以不惑。约

一小时的高密度情节编排,让人切身感受到时局的变幻,也使得观演全程充满沉浸感与惊喜感。

游览花园别墅
见证天津历史百年

天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它的价值在于近代百年与西方文明的对接,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部分都能在天津找到痕迹。历经600多年的建城史和近代租界的城市规划发展,天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和人文价值并反映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建筑,张园便是其中之一。这座古老的建筑伫立在天津的一隅之地,静静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张园位于旧天津日租界官岛街(今鞍山道)与明石街(今山西路)交口处东南,是原湖北提督兼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的花园别墅,园中的西式三层建筑远楼始建于1915年,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1935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强购张园后将远楼拆除,在原址重建一幢二层楼房,作为司令官官邸,因此现在看到的张园已经不是最初的模样,而是日军重建后的张园。

张彪,山西榆次人,被山西巡抚张之洞所看重,一直随侍左右,后被提拔为湖北提督兼陆军第八镇统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彪弃职前往日本。1912年张彪回国,寓居天津初期暂时住在日租界寿街(今兴安路)的朋友处,后投资纱厂,并成为晋华纺织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当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纱厂股票大涨,张彪分得很多红利,遂在鞍山道置地20余亩,修筑张园。

善经营的张彪还将此园租给外地商人,开辟为天津著名的游艺场——露香园。早年天津有三大著名的游艺场——大罗天、陶园、露香园,陶园在现新华中学一带,露香园对面不远处就是“大罗天”游艺场,如今张园展厅内还摆放着破损的“大罗天”石碑。

“大罗天是一座花园式的综合游艺场,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当时,在天津上层社会曾流传“进了大罗天,死了也心甘”的说法,京剧名家梅兰芳、程砚秋、杨小楼等均曾来此演出。”李浩铭讲解道,1925年,大罗天内又开设了古玩市场,生意非常兴隆,直到1944年,古玩市场才告结束,“据说溥仪居住在张园时期,还曾将从皇宫中带出的奇珍异宝在此变卖,现在这些宝物也早已不知去向。”

1915年,张彪亲自设计,建造三层洋楼——远楼。这幢楼为砖木结构,四周有长廊围绕,入楼口有十几级台阶,楼内装饰中西合璧,园内有太湖石假山、荷花池、亭台,并设置有石桌、石凳、石花钵,摆放了中式古典大鱼缸等。楼前花园中有水池,与溪流、小桥、喷泉连成水景,水池边的八角亭造型典雅,有北方皇室之厚重,八角亭的檐子和美人靠则尽显江南亭之风格。



在远楼的后面,张彪还为八个儿子各建一幢住所,取名“宏济里”。1927年9月13日,张彪在宏济里家中病逝。

天津张园纪念馆成功入选
首批“沉浸城市故事会”国家级试点名单

张园能受到如此关注,不仅因为张园是一座百年建筑,还因为这里曾住过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1924年12月孙中山应邀北上,12月4日和夫人宋庆龄从南方坐船绕道日本辗转到达天津,入住张园,直到31日才赴北京。孙中山还曾在张园接见了汪精卫、张作霖、马千里、黎元洪等风云人物,使得张园一度也成为政治的焦点。

孙中山曾三次访问天津,第三次便居住在张园,当时他的肝病已十分严重,但仍坚持北上共

商国是,不久后在北京去世。在张园,孙中山留下了人生中个人照的最后张照片。照片中,孙中山穿着中式服装,手里拿着礼帽,站在汽车前面,面容平静。

1925年,溥仪被迫离开北京,抵达天津,也住进了张园。此次溥仪的入住,张彪可谓用尽了心思,他将远楼加盖了一层,增加了客厅、书房和游艺室,还购置了当时最时髦的台球桌。

张彪更是亲自前往英商惠罗公司订购了三张进口铜床、席梦思床垫以及全套床上用品,又购置大批材料并召集近亲女眷赶制近百件床品,一日之间就花费大洋3700块。巧合的是,溥仪亲自挑选的寝室,位于三楼东侧内间,与孙中山曾经居住的是同一间。

在张园的二楼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还原了当年孙中山居住在张园时的卧室原貌。展厅分为接待室和卧室两部分,接待室内放有一张会议桌和八把座椅,靠近窗边的位置放有一个书柜和一张书桌。再往里便是孙中山的卧室,卧室的正中间是一张铜床,床上铺有上好的床品,在床头的正上方挂有一幅匾额,上面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落款是孙文。

张彪去世后,溥仪便离开了张园,迁至静园。后日军看中张园,想强行收买作为军部使用,日本驻军部派川岛芳子前来“说合”,张彪后人最终以18万元将张园卖出,张园自此便成为日本高级军官、特务住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军曾进驻张园。1947年,张园被用于国民党军警备司令部。1949年1月后,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此办公。2005年,张园被天津市政府颁布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貌建筑。

风雨沧桑历百年,脚踏实地在路上。以文化为经,历史为纬,在时代描绘的地图上不断寻找“新大陆”,在这座百年故居中不断创新,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优秀文化成果。

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的策展及出品人郭鸿斌欣喜地表示,“为了打造数字化、现象级、沉浸式的公共文化发展新业态,促进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开展了‘沉浸城市故事会’国家级试点工作,天津张园纪念馆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首批‘沉浸城市故事会’国家级试点名单。天津张园是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旅单位。”

据悉,张园纪念馆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已于2023年9月19日正式运营,2023年9月29日至10月6日,演绎展《津门往事》每天3场共计演出24场,参观及观演人数达4368人次,比“五一”期间2531人次增长了72.58%。今天,张园纪念馆作为天津又一文化旅游网红打卡地,还在续写这座建筑新的传奇……

非遗薪传

王钧 以面塑连接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

本报记者 孙瑜



说到面,天津人都知道地道的天津美食——打卤面,但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神秘的一面,用这个面粉,还可以做出艺术品——面塑。几个面团,在经过揉、捏、搓、塑之后便可以成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

1948年出生的王钧,从小喜欢用画笔描绘心仪的人物,当她信步走入面塑的园地,徜徉其中,感受到了面塑之美时,最终选择了以面塑作为人物造型的表述形式。王钧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面塑的第三代传承人。

面塑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文化传承,来源于民间,回归于生活,是人们追求美好的一种表达形式。在自己从艺的40多年中,王钧一直将这种理念,植根在自己的作品以及她的学生心中。

面塑创作离不开中国古典文化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对面塑产生了兴趣?

王钧:我从小喜欢绘画,是街边小人书摊位的常客,尤为喜欢临摹里面的仕女图,这是我学生时期一直坚持的爱好。在下乡当知青的年代,我也没扔下画笔。

我最喜欢的中国的传统人物,为了学艺,我练习速写、临摹白描,多次参观各种美术展览……最后才将钻研目标定位于小小的面塑。20多岁时,在天津医科大学从事医学模型制作,这对我领悟制作面塑的诀窍是一种帮助。

我喜欢从中国古典传说、名著、神话故事中寻找灵感。面塑多以精细小巧见长,在手掌之上便可摆放一台戏。我把鹊桥相会等桥段,以面塑形式展现出来。此外,我还通过参观展览向各类面塑匠人取经。有一次,头天晚上在电视里看到北京有面塑展,第二天我马上乘车去看,当时就觉得能看一次面塑展特别开心。

记者:您觉得天津面塑的特点是什么?您最擅长制作什么类型的面塑?

王钧:面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传统民间艺术。在我国众多的面塑门类中,天津面塑作为一支重要流派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天津面塑在继承传统面塑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将面塑材料薄、透、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形成了“衣薄如纱、发细如丝、衣纹飘逸灵动、人物秀美如生”的艺术风格,成为津门“新三绝”之一。

面塑制作流程并不复杂,先要备齐小麦粉、糯米粉、颜料以及各种辅料,然后开始长达两至三小时的揉面过程。面团颜色、弹性稍微没达到标准,就要重和一遍。然后揪出一块拇指大小的面团,在手中几经揉、搓、揉,再从桌上摆放的十几种工具中取出一把尖头塑料小刀,点、刻出面塑人物头部的下颚、鼻梁、眼球的轮廓,再用手揉出如丝般的睫毛、如芝麻大小的眼球后,通过镊子仔细地粘在相应部位。

准确拿捏主人公的面部表情,在面塑过程中是最费功夫的,有时候我会不停重复点刻、抹平,历经几十次才塑造成功。我会在脑海中一遍遍想象人物的神情和状态,在面团上反复试验,直至满意为止。

人像的头部完成后,再捏出人像身形进行

黏合,通过切、划、挑等手法,一条条地做出衣纹的褶皱感。有的服饰需要展现出里外两三层的效果,不仅要在颜色上有所递进和区分,还要将纹理方向把握得当。

天津面塑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面塑的特性,利用面可塑性的特点,做出人物可飘飞的感觉来,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在材质上,我们的面塑做到了永久都不会变质,做到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我们请教了一些化工方面的专家,专家都给了很大的支持,并且在防腐方面进行多次的细菌培养和测试,才最终成功研制出成熟的防腐技术。

我比较喜欢中国的传统人物,我的作品多

是仕女或古装美女,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刘继卣的古装连环画。同时杨柳青年画的色彩对我的创作也有较大影响,这种粉嫩的色彩,更像是江南的风格。捏仕女,对人物肌肤的质感有着极高的要求,让人物的肌肤质感吹弹可破,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面塑技艺传承回归于现代生活

记者:对于天津面塑传承,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王钧:凡是涉及能够将天津面塑技艺继续传承下去的方式,我都会尽量去做。例如,我已

经出版了几本有关天津面塑方面的书;我教一些学生学做天津面塑;我到大学校园里去讲课,同时还收了一些徒弟。这些都是将天津面塑技法和文化传承下去的极好方式。另外,我还参加了一些对外交流的活动,在国外进行传承。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学生也会到我家进行学习。

在我的徒弟中,张亚杰作为传承人,从2016年开始,参与了天津市首创的鲁班工坊的筹备建设工作,天津面塑也成为中国面塑艺术历史上第一个加入欧洲教育体系的非遗项目。

记者:在面塑技艺的传承过程中,您是如何做到在传承中发展的?

王钧:天津面塑创立了很多新的东西,面塑的创新并不局限于面塑本身,所涉及的知识门类广泛,要想做出精品就很难,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目前,在一些传承过程当中,有的人做了一个大的作坊、工作室或者学校等,他们将这些已经学成的学员都聚到了一起,用来发展壮大自己的技艺。

这项技艺能否良好传承,是要看徒弟们是否能各自挑起大梁,积极推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我认为在毫无保留地教授这些学员技艺后,应该支持他们各自去发展,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的很多学员都是学过这些技艺后,然后又继续发展。比如,有一名做蛋糕的学员,他将面塑技艺的人物造型与蛋糕制作技艺结合在一起,在蛋糕上做人像造型,蛋糕卖得很好,他在天津开了5家经营蛋糕的连锁店,经济效益越来越好。

另外还有一名学员,办了一家学校,也是传承基地,吸引了很多喜欢面塑技艺的学员学习,将这个技艺继续传承发展。